

征 雁 著

窮途

星洲文工書店印行



窮途

征雁著



星洲文工書店印行

陈政欣制作:fcsin48@hotmail.com18092012

長美書局出版

窮途

有版權 · 究翻印

著者：征 雁
出版行：文 工 書 店

(林德武譯)

通訊處：4E, Tanjong Katong Rd.,
Singapore-14.

外坡代理：新馬文化事業公司
50, Smith St, Singapore.

印 刷：新華印刷股份公司
香港西營盤安里十七號

1961年8月初版/八店

每冊七角

張美贈先生命正

征雁

五之二年十月

目 錄

吉影序	一
秦系序	五
方 唐	八
黃校長	一七
李山的家	三六
夢裏湖山	五一
下鄉第一課	六四
懷 想	七三
題 記	八八

序

杏影

一九五四年「文風」創刊時，征雁文友就是它的經常的寫稿人，那時他還是在檳城的某高中（或初中？）裏讀書，他寫稿來的時候，我記得，總常常附著有兩頁左右的信。讀征雁文友的信就知道，他是一個情感豐富的文學青年。所以，在我的想像裏，總覺得他是很年青的，因為情感豐富的信是只有年輕的人才會寫的。

後來他來到新嘉坡，我們見到了面，這以後我才知道，我想像中的年青的朋友，在處世上並不那麼年青，他已經是一個相當成熟，穩重的大人了。但這句話並不是說征雁文友不年輕了，他的年紀是輕的。我要借一句莎士比亞的話來形容他是——

“Young in limbs

In judgement old”

在五年前，我初見到他的時候，我就覺得她對於許多問題的判斷能力都很成熟。他的年

紀我想最多只有我的一半，但在這位年青的朋友面前，尤其是在我們相識了五年之後的今天，我只覺得他愈來愈高大，而我自己則是越來越變得矮小了。

發覺自己長不大，這實在是一種悲哀。

人的性格是很難改變的。有的人一入世就有了入世的智慧，有的人在社會上混了一輩子也學不到乖。這就是性格的關係。我是一個不會聽別人說話的人。在遇到人的時候，我總是搶着要說話，說起話來的囁嚅情況，連自己已經感覺得出來，但還是說個不休，也不管聽的人是用的一種什麼耳朵，是打探的，同情的或是鄙夷的耳朵。一個藏不住話的人的不幸！遇到朋友就準備挖出心肝，遇到不是朋友的人，便不加理睬。這種作風確乎很不好。但想改也改不了。得罪了的人已經得罪了，後悔又有什麼用？

可是在現代有許多年輕人就不是這個樣子了。他們的待人接物極非常老到，事關原則的時候，他們雖然會堅定得像一座山岩，但對於可以看過去的一些事情，他們又有着一種絕大的包容和諒解。而他們的最大的優點便是都能很少開口，而很會聽別人說話。

往古的希臘的哲人布魯塔克(Plutarch)曾經忠告我們：——

「你應當學會怎樣聽人說話，這樣

一來，你就甚至可以從那些講話

講得最壞的人身上也得到益處。」

顯然，現代的年青人大部份都學會了這種本領。他們之所以能這樣，其所以都這樣會學，相信也是因為有一個叫做「時代」的老師，經常在提醒他們「不要說，只好聽」的緣故。我們的這個時代，實在不是一個嘴多話多的人，可以能夠輕易求生，能夠生活得有力的時代。

這些話本來和「序」是毫無關係的。只是我覺得，假如我老實的說出我和征雁文友在一塊兒的時候的心裏面的感覺，或許還可以多少幫助讀者理解這位作者和他的作品。

征雁文友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他起初寫散文，接着寫小說，寫批評，後來更寫劇本。他寫的劇本曾在馬來亞某地被上演過，而且深得觀眾的讚美。

他的作品有一種風格：沒有喧囂，沒有火氣，也沒有情感的過剩。他有一支不慌不忙的敘事的和敘情的筆。讀者會時常發現，在征雁文友的小說裏面，往往有一位主人公，抽着深思的烟捲，（顯然，據我所知，征雁文友是並不抽烟的，）在聽人說故事，或說故事給人聽。就像在「夢裏湖山」這個短篇裏面，相信讀者就會清楚的感覺到這位年輕的作者的老練的筆墨。

一切都在這個時代裏成長得非常快，而植根在馬來亞的泥土裏面的征雁文友的文學的成

長，是值得我們特別注視的。



(一九六零年六月)

一棵幼苗的產生（代序）

秦 系

在很多年以前，我讀到華秀先生替兩個青年作家——謝克和苗芒寫的評介文字「青春的氣息」。這短短的幾千字的評介文字，一直在我的心頭生了根。

因為平素我常常留意新文藝的動向，對戰後的星馬文壇，尤其是六十年代初期那種植蓮勃生氣，和青年作家們的強壯作品的出現，使人感到這文壇繁榮著的工作，並不是白費，而且收穫的潤度比預期為大。

再隔數年，這兒的文藝活動，跟着本國政治的進展，比過去的任何時期更為進步。這一點從作家的作品結集和無數精鍊的文藝叢刊的印行上看得出，而征雁君的小說集「李山的家」的出版，就更補充了我的理論。

除了「夢裏湖山」的一篇以外，其餘的幾篇，我都先後讀過了，在讀他的文章時，總覺得它多了一些什麼，令人很容易地將他的作品一口氣讀完，原來這是他的熱烈而坦率的筆

嬌，但同時又覺得像缺少了一些什麼，原來是缺乏了的是嚴謹的藝術手法。譬如「李山的家」一篇的主題就跟羅格達夫的「旅店」沒有兩樣，祇是讀完了「旅店」後，很久難忘，但讀完了「李山的家」後，我們只像看了一齣輕鬆的電影。可是，這種感覺，又給法·莫洛亞推翻了，他在迭更司與小說的藝術一文中，有一個很清晰的解答。

「批評家對迭更司提出第一種控訴，是他的小說缺乏結構。」

十九世紀初期的英國文壇，還籠罩在浪漫主義的氛圍中，讀者們給靈感和福樓貝爾們的藝術手法眩惑着，而迭更司卻大膽地推翻了浪漫主義，為寫實主義在文學上取得了一個地位。

一切文學藝術，都得追隨着政治的主流而進行，十九世紀的西歐文壇如此，現階段的星馬文壇更是如此，時代進步太快，倘使創作跟不上時代，仍舊停滯在二十世紀初期那種過度注意藝術的形象中，不注意客觀環境的需要，失敗者是作家自己，而不是藝術的本身。

征雁君和一般青年作家一樣——用創作配合着時代的進程，這種創作路線是對的，不過作為一文藝工作者，我們有理由對他們的作品表現了現實之外，還得深入和作者的思想體系更整體化，是以我們希望青年作家，自然包括征雁君在內，一方面能夠深入羣衆，學習與共同生活，這樣所產生的作品才不至於平淡和表面化。同時更希望作者對不同時代的文學名

著，文學理論和哲學有更多的閱讀和能夠接受前人的藝術遺產，然後能消化了作品的藝術氣氛。我記得，契訶夫曾經談過這末的一句話話：「有很多青年作家死在自己的小名氣上。」

這句話並不好笑，却是沉痛的教訓，我期望着征雁君和一般青年作家們，不要滿足於自己的收成，一個文藝工作者不是超人，我們不怕失敗，失敗並不可怕，死拖著過去的光榮，而不肯再進一步的，却是事業上的敵人，即使我們第二個結集，比不上第一個集子好，我們還要有勇氣幹下去，張天翼並沒有寫下了「華威先生」後就停了筆，但我們不可否認，張天翼的後期作品並未能超越「華威先生」。

成功是給我們一點鼓勵，失敗是給我們一些教訓，我常把這兩句話記在心頭，也把這兩句話送給征雁君。

這只是棵幼苗，希望它會有一日成為大樹。



方 唐

去年三月，公司裏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派我到新加坡去接洽。

那天傍晚，我在康樂亭喝過了一壺菊花茶，回到旅館的時候，茶房告訴我說，樓下有一個人要找我。

我當時覺得很奇怪。因為我在新加坡根本沒有什麼朋友。我就問茶房來的是個怎樣的人。他說是個二十多歲的青年。

於是，我請茶房帶他上來。

「不！他不可以上來的。」茶房說：「我們已經把他看守在樓下的茶房裏。」

「那是為什麼？」我一時摸不着頭腦。

茶房點上了一根烟，擺出了一幅得意的神態說：「他剛才溜進你的房裏來，我們把他捉住了。」

「他到底是誰？怎麼知道我住在這兒？」

「他可能看到樓梯口的住客表上有你的名。」茶房說：「但這也可能是巧合。以前他曾溜進別人的房間，想像人家的自來水筆和錢，我們已經警告過他兩次了。」

爲了想即刻知道這個傢伙是誰，我便跟茶房下樓去。

「現在問題是這樣，」茶房一邊走一邊說：「我們的老板已經交代過：假如你是認識他的話，就可以放了他。要不然，我們就要馬上打電話通知警察局。」

我們下了樓，在辦公室後頭的一間四方方的房外站住了。茶房開了鐵門。我睜開眼睛忙著探望裏邊一個站着的人。

那傢伙不慌不忙，跟我點點頭，微微地一笑。

「你把他放了吧！」我說：「我要認識他的。」

他是方唐。我小時候的一個同學。

我已經很多年沒有見過他了。在我依稀的印象中，他好像是小學還沒有唸完，就跑到外頭來混的。聽說他父親死得很早，目前有個年老的母親，住在我們那個鄉間，生活過得很困苦。方唐離家之後，就好像把自家的母親也忘了，不但沒會回去看過她，就連錢也不會寄些回去過……。

我請方唐上樓到我的房裏去坐。我遞過一根烟給他。我問他爲什麼要這樣做？

他說這些茶房真無理，莫名其妙地就把他關了起來。他說他是偶然走過這家旅館，看到名表上有我的名字，知道我出來新加坡，特地來找我坐坐的。

我問他目前幹些什麼工作？

「目前在新加坡要找工作哪有這麼容易？」方唐說：「本來我是在一家工廠裏做工的。後來，他們說要僱工，要僱就大家罷，我也參加了一份。但結果呢，我跟幾百個工友都失業了，因爲那家工廠給我們一罷也就關門大吉了！」

「那麼現在做什麼呢？」

「還沒有找到工作，我正在找呢！」

「你住在那兒？」

「我暫時是住在一個親戚的家裏。」

我們談了一會。我勸他應該找份工作來做，不要這樣游手好閒，做一些不三不四的事。我因爲晚上還有一個約會，不能陪他多談。方唐不久也就站起來說要走了。他告訴我，他沒有車費回去。我有他可憐，就拿了兩塊錢給他。

我送他下樓去。回來的時候，在門口碰到了茶房，他說：「這種傢伙，你還同情他？」

哼！好在你認識他，要不然，我們的老板真的就去報警了。」

我沒有說什麼，就回到房裏去。

以後，我回到州府來，爲了自己的工作忙，也就把方唐的事情置之腦後了。

三個月過去了。有一天，我從公司放工出來，正在路旁等車。突然一輛舊的奧士汀汽車在我們的面前停住了。那車的後門一開，兩個猛漢從車裏半推半拉地把一個青年拉了出來。

我仔細一看，又是方唐。

「你問他啦；看他是不是要担保？」一個猛漢指着我對方唐說：「要不然，令伯一下就給你見閻羅王。」

我起初被拋在五里霧中，不知他們在攪些什麼鬼！

方唐被他們嚇得整個臉青青。他告訴我說，他欠了他們三十塊錢，過了期沒有辦法還。現在，他們要找他算賬。他哀求我，叫我跟他担保。他說他目前在××街××號一家雜貨店裏當夥計，薪水是九十塊，等十五號發薪，他就可以還清。

我感到很爲難。方唐這樣快說的話是不是可靠？跟人家担保是小事，到時拿不出錢來那才糟！想到這些，我本來想推辭，但後來又想到要是不跟他担保，方唐免不了會給他們揍一頓。想想，我終於答應了。

我告訴他們，我是在對面的那一家公司裏工作，我的名字是——。

還不等我說完，其中的一個瘋漢就說：「我認識你的。你既然能夠跟他担保，那很好，到時候要是他不還，我們找你。」

另一個拉着方唐衣角的狂漢這才放了手。臨走時還憤憤地說：「哼！沒有錢你就不要賭，瞎輸了你還想賴？」

我們呆呆地站在一旁，目送着那兩個傢伙躍武揚威地坐上了汽車，開走了。

「你什麼時候回來的？」我問方唐。

「回來兩三個月了。」

「你去跟他們賭博？」

「沒有啦！那不過是玩玩罷了！」

「玩玩罷了？你剛才要是給他們揍一頓，看你會不會罷了？」我當時的確有點生氣。

「哦！你剛才肯跟我担保，我很感激你。錢，你放心，我一定會設法弄給他們的。我現在有點事，我得先走一步，有空我才找你。」

方唐就這樣行色匆匆地走了。

日子一天天地過去，我一直在担心，方唐不僅沒有把錢還給他們。

十五號轉眼就到了。那天中午，我在辦公室工作，鐘役帶了一個人進來，說是要找我的。

我抬頭一看，不是別人，正是那個向方唐要錢的傢伙。

他一來就開門見山，伸手向我要錢。

我說：「怎樣？方唐沒有給你嗎？」

「哼！你想方唐會給嗎？他人都不懂跑到那兒去了！」

我知道倒楣了。

我摸摸褲袋，不夠，才十塊錢。怎麼辦？我知道要是不給，這傢伙會反臉的。於是，我只好硬着頭皮走進經理室去。好在經理好商量，先借給我二十塊。這樣才好容易地把那傢伙給打發走了。

下午放工後，我立刻到××街那間雜貨店去找方唐。

到了店口，我看到有個老頭子坐在櫃頭二一添作五，我猜想他可能是老板，就走了進去。

我先說明我的來意。那老頭子聽我這麼一說，很客氣地招待我坐，然後對我說：「你上當了。方唐的話你怎麼能相信？」

我不禁冷了半截。我說：

「怎麼？他沒有在你這裏工作？」

「有，可是做不到一個月，我就把他辭了。」

「那是爲什麼呢？」

「我們要的是能專心做生意的夥計，而他呢？哼！白天常出去跟那幫流氓已結在一起，不是去打人家，就是給人家打。晚上又睡到三更半夜才回來。你說，這種人我們怎能利用他呢？」

我聽了，才知道自己是受騙了。

我這才感到懊悔。因爲我親方唐本來不過是很普通的朋友，我對他的認識又那麼淺薄，就這樣隨便跟他担保了這件事。我知道我太感情用事，我覺得我是做了一次傻瓜。

但跟老頭子告辭出來的時候，我却想開了，我有點自嘲地對自己說：

「算了吧！這三十塊錢，就當它遺失掉好了！」

事情過後，我就沒有再見過方唐。我猜想他一定是離開了這個地方；就是不離開，他也沒有勇氣來見我的。

一直到今年四月，我忽然在一間咖啡店裏又跟方唐碰頭了。

那一天，我獨自坐在咖啡室裏喝茶。

方唐跨入了門檻，就在櫃頭問老板買香煙。我仔細地把他們打量一下，覺得他變了。他已經一改以前的那一幅可憐相。他戴起了黑眼鏡，頭上斜斜地套着一頂褐色的絨帽，嘴邊叼着一根香煙，還穿着長褲，儼然像個什麼來頭不小的人物。

「哈囉，米士特陳。」不懂什麼時候，他發覺到我，便走前來說：「近來好嗎？」

我在考慮，我應該用怎樣的態度來對待他。

「抽煙。」他在我面前坐下，遞過一根煙來。

我把煙燃上了問：「近來幹什麼？」

「唔。」他洋洋得意地說。接着就從襯袋裏抽出一包用手巾包着的東西來，放在桌

上。

我仔細一看，是一枝手槍。

「怎樣？有沒有玩過？」方唐問。

我沒有回答，只是微微地一笑。

他自知沒趣，也就把它收了進去。

我一直沒有提起那三十塊錢的事。我在等着，看他要怎樣跟我交代。

「哦！上次那兩個有沒去問你要錢？」

「你一直到現在才想起來嗎？」我問。

「不，我沒有忘記的。不過我當時實在沒有錢。」

於是我把事情告訴他。

「哼！你這樣給他，你給他看錢。你不叫他跟令伯拿。現在他們再敢跟令伯壞，令伯馬上打一支給他夠。」

我聽了很惱怒。但我不開口。我只管在抽煙。

「當然，」方唐說：「那三十塊錢我改天會還給你的。現在你不必怕我沒有錢，我可以用這個跟你担保！」他說着，拍一拍他的褲袋。

接着，他推說有一件要緊的事，就走了。

望着他那不可一世的神態，我的心裏感到一陣陣的難過。

唉！是誰，把他造成了這個樣子的呢？

（一九五八年四月廿一日完稿于吧生）

黃校長

一
三月末殘，四月將臨，是雨季。西海岸幾乎每天都落着清明雨。

一個傍晚，又是風蕭蕭，雨綿綿。窗內，已經漸漸地暗了下來，很淒清；窗外，遠遠地，一簇簇支離破碎的村舍，本來就有些暮氣沉沉，此刻在風雨中，那朦朧的輪廓愈顯得蒼老了……。

二
雨，還在下着。

我點亮了燈，開始改簿子。慧君坐在另一邊寫教學記錄，偶而也停下筆來，跟我聊聊。

天。

我跟慧君是今年初才到這裏來的。回想這幾個月來的生活，倒覺得相當寫意：同事之間大家無相處得很好，沒有什麼閒話；不過黃校長這個人我們不喜歡跟他接近，這也是真的。這條伙，三十多歲，矮矮胖胖，是個嘴很甜的人。我們初次見面，他就談得很多：談到他的辦學精神，談到他的處世之道，他把自己說成一個獲了不起的人物。我起先不懂他的為人，還敬他幾分。但到了後來，我才發覺到他所說的不過是美麗的謊言，用來掩飾自己罷了。

——黃校長最近還有跟你談想我們的事嗎？

改簿子改得倦了，我就休息一下，跟慧君聊天。

——說來說去還不是那套？我真不懂他懷的是什麼鬼胎？

——老實說，這種人不懷好意，你還是當心一點好。

——我看他是想從中破壞我們的感情。

我正是想往下說，忽然看見一個黑影閃了進來。四頭一望，才知道來的正是黃校長。這樣伙就違敲門的規矩也不懂。他這樣鬼鬼祟祟地，說不定剛才我們所說的話，都給他聽去了。——喲，原來你們正在聊天，我來打擾了，真對不起。

——有什麼事嗎？校長！

我顯得很不耐煩，冷冷地問了一句。

——沒事，沒事，外邊下雨，閒着無聊，所以想來跟你談談。

——那麼你們談吧，我走了。

君慧起立告辭，看樣子，她很不滿意校長這種態度。

他坐下來，燃了一根烟，嘻皮笑臉地拍拍我的肩膀說：

——我看你跟慧君很親蜜，整天形影不離。

——唔，我們是老朋友。

吐了口烟，他慢條斯理地說：

——這很好。不過，我們這裏的環境很特殊，本來嘛，地方小，也難怪，居民都比較封建，

你會覺得嗎？

——這是難免的，我知道。

——我本來不應該跟你說這樣的話。不過，我是一校之長，有什麼事情我要負責的，所以……

——有什麼事你可以坦白地說。

——是的，本來嘛，這是小事，不過董事部最近有一些閒話，就是關於你跟慧君的事。

「哦？董事部對我們有什麼批評嗎？」

「唔，他們要我通知你，我只好實說幾句。」

我叫他說來聽。

「他們的意思是說：你們既然是爲人師表，就要以身作則，像這樣搞得太醜惡，恐怕不大雅觀。」

「這是我們私人的事，他們沒有權來干涉的。」

「我認爲，你跟慧君又不是夫婦，但每天傍晚都並肩到市場上去散步，這個，的確有點不大好。」

「難道你的思想也跟他們一樣腐敗嗎？」

「不，我會經考慮過這個問題。本來嘛，我們做教員的，當然要有個好榜樣。在學生的面前要建立良好的模範，不要使他們幼稚的頭腦也會想到愛情這回事。」

「我認爲你的這些話顯然是多餘的。因爲我跟慧君的相處很正常，根本不需要你們大驚小怪。」

「是的是的，本來嘛，我很贊成自由社交，自由戀愛，不過要有一個原則。再說教育工作是神聖的。我們教育下一代的，當然生活要嚴肅才可以。就比如說，剛才你跟慧君在這房

子裏，這種現象，老實說，恐怕會影響學校的名譽的。

我知道黃校長說這些話的用意。不過他想用這種方法來打擊鍾君跟我的感情，這顯然是非常愚笨的。我不跟他多說，因為再說下去是不會有結果的，也沒有什麼意思。所以我把話題一轉，拉拉他的馬腳：

——我們校內目前最重要的問題，並不是我跟鍾君的這些芝麻小事，而是做教員的要切實負起責任來教導學生，才不致於誤人子弟。

——這當然，爲了華文教育，我時常……

——你時常到公館去撿麻將，一撿便撿到天亮，第二天回到學校提不起精神，就伏在課堂裏睡覺。這種現象，我想對學校的名譽也值得考慮吧！

他絕不會料到我會這樣頂他，這使他很難堪。顯然地，他是生氣了。但是他却對我勉強裝笑臉，把烟灰抖了一抖，滿不在乎地說：

——本來嘛，這小鄉村太無聊，沒有地方解悶，所以，有時跟那幾位董事撿幾圈麻將，來消遣消遣，也不見得就是壞事。

我也跟他裝笑臉，像跟老朋友開玩笑似的說：

——但是通宵撿賭，影響精神，妨礙教學，我想，也不見得是好事吧！

窗外刮着陸風，落葉簌簌地響。黃校長不禁打起冷戰來。這樣他把話題拉到天氣上去，說是冬天有意跟他作對，害得他不能出門一步。噤噤了一阵，他站了起來，拍拍我的肩膀說：

——冷，我得穿寒衣。你要做褲子，不打擾了，我們以後再談。

三

我不喜歡黃校長，他當然也不會對我有好感。但是慧君討厭他，他却對她很殷勤。

慧君曾經告訴過我，有時她自個兒在辦公室裏批改簿子，或是在圖書室裏閱讀書籍的時候，黃校長總是喜歡接近她，找機會跟她聊天，問長問短地，表示對她的起居飲食非常關心。我也親眼見過這一類的事，那是吃飯的時候，——我們幾個寄宿在校內的同事是在一起用餐的。——他常常對慧君說：「要吃得飽來，別客氣，你每餐只吃這麼一點點飯，那裏夠飽！」有時，他甚至於夾一些好菜放在慧君的碗上。至於我跟其他幾位同事，他大概是認為我們很懂得吃飯，而夾好菜的本領也不差，所以連睬都不睬。我猜他的心裏一定在想：

——本來嘛，你們這些傢伙餓死是你們的事，跟我何干？

有一位同事在這里教得比較久，也比較懂得校長的底細，有一次在閒談中，他對我說：

——這傢伙，開口樹立模範，閉口以身作則，實際上，哼！

——他曾經叫我生活要嚴肅才行。

——嚴肅個屁！一天到晚麻將不離手，那種生活也算得上嚴肅？你不懂，這傢伙過去在南馬一間小學教書的時候，有過一段閒事，那才算最「嚴肅」呢！

——哦？有這麼一回事嗎？

——那當子，他跟學校裏的一個女傭人搞上了，到頭來那女的懷了孕，老黃竟忍心把人家拋在一旁。後來事情揭穿了，鬧得滿城風雨。我們的黃校長不得不縮起尾巴，溜到這裏來。

這種事情發生在神聖的教育圈內，那當然使我有點半信半疑。但後來仔細一想，世間上有許多事情都是出乎人家的意料的。教育界裏醜惡的事情多得恨，像這種桃色事件在社會上可說司空見慣，實在沒有什麼值得我們大驚小怪。如果照黃校長平日的言論來看，這類不三不四的事自然沒有他的份。可是俗語說得好：「知人知面不知心」，他嘴裏說的是什麼，暗地裏幹的又是什麼，那當然不是我們所能知道的。

我沒有表示什麼意見，只是把這則內幕消息藏在心裏。我想，時間的進展會幫助我對黃校長有深一層的了解。

四

一天下午，散了學，校內很寂靜。

我從宿舍出來，想到辦公室裡開作業簿，剛走到門口，就聽到校長正跟慧君在聊天：

——你覺得××這個人怎樣？

黃校長提起了我。

——我覺得他很好。

——哦！

我想他聽了這句話一定很掃興。

——你們過去是怎樣認識的？

——過去？我們是同學。

——那麼現在呢？嘻嘻！

——現在是同事啦！

慧君停了停，才回答他，語氣有點不高興。

——你認為××有特長嗎？要不然，為什麼你跟他那麼好。

——你老是談這些幹什麼？這是我們私人的事。

——本來嘛，我不過是隨便問問。

——校長討了一個沒趣，久久說不出話來，但他很狡猾，把話總拉到別的事情上去。

——哦，對了，今晚坡底演「黑山伯與祝英台」，聽說很好看，你得空嗎？我請你看早場。

——不，我不想看。

——協，我請你，你就推沒空，假如××請你，你一定在所不辭！

——我真的沒空呀，你看，這一大疊作文本都改不完，那裏還有時間看戲？

——哦，你也未免太認真了。鄉村地方，馬馬虎虎就行了，本來嘛，大家都是混飯吃，少作幾篇也不成問題！

——我假裝咳嗽一聲，走進辦公室去。黃校長看到我，就像一個在做着好夢的人，給人家吵醒似的，很不高興。我勉強跟他打個招呼，就坐下來改簿子，沒有跟他們揮嘴。但校長却不再往下說。他懶洋洋地站了起來，裝着在桌上翻這個翻那個，翻了片刻才離開辦公室。

——離着等校長走了之後，挨近我的桌旁，哼了一聲說：

——這條伙真無聊……

——不必說，我都聽到了。

五

黃校長最近對我很冷淡。

他很少跟我談話，除非有事情非找我幫忙不可，要不然，他總是避我在我的面前開口。我想我們之間既然沒有發生過衝突，照道理表面上是應該維持着同事的友誼的。至於他的內心在嫉妒我跟慧君要好，那是他的事，但也不需要表現得這麼小氣。

照這種情形看來，這個環境我不能長久留下去。因為我有一種預感，假如不早點離去，以後說不定有許多不愉快的事情發生。不要說我跟校長會鬧得不歡而散，就是慧君，我也擔心她會受到人家的挑撥，而對我們之間的感情有所損害。

我徵詢過慧君的意見，她同意先寫信託朋友在別處代我們找位置，等到學年告一個段落的時候，我們就離開這個小鄉村。

夜裏，我從外面散步回來，才推開房門，就發現慧君站在窗前，眺望着夜景。

桌上放着一本粉紅色的小冊子，我順手翻一翻，問道：

——什麼書？你買的？

——不是，是黃校長送給我的。

這是一本談論戀愛問題的小冊子。校長會送這種書給慧君，我對他的這股勇氣感到非常意外。

這本書以前我有讀過，內容不差，見解也不錯，對於正在談戀愛的男女是有一些幫助的。黃校長送這本書給慧君照道理是不會有錯的。不過，像他這樣的人，他的用意何在？那未免使我有點懷疑。

——接到這本書，你有什麼感想？

我這樣問慧君。

——我覺得他實在太無聊了。

——他假如是站在長輩的立場，怕年輕人不懂談戀愛，會搞出不愉快的事來，所以才買這本書送給你，那你應當感謝他才對。

——難道你相信他的用意是這樣嗎？

——以後慧君問我這本書要怎樣處理，我告訴他說：

——假如你不喜歡的話，還是當面還給他，說你對這本書不大感興趣。

慧君認為這個辦法比較徹底，省得以後更多的麻煩。她答應第二天要鼓起勇氣試試看。

六

轉眼到了八月，學校放假了。

校長組織了一個旅行團，帶着一大羣學生到海邊去遊玩。我跟慧君以及其他的同事都報名參加。想趁着假期到海邊去痛快的消遣一天。

但是很不幸，到時候我却病倒了。雖然是小病，却也不行得。這樣，我只好獨自到房裏躺了一整天。

傍晚，慧君回來了，就到房子裏來找我聊天，告訴我今早在海邊所發生的事：

他們一車人到了目的地之後，大家見到了海都大為興奮，於是有的去游泳，有的在沙灘上散步。只有慧君獨自坐在海堤上，望着潮來潮去的海岸，讓清涼的海風輕輕地吻着她。

忽然她發覺有人在她的身旁坐了下來，她回過頭來一看，原來是黃校長。

——慧君，為什麼自己一個人坐在這裏？是不是想到××病了不能來？

慧君沒有回答，只是望他一眼。

——來，我陪你到沙灘上去走走。

——不，我喜歡在這兒坐，你自個兒去吧。

——那我們就在這兒談談也好。

——慧君沒有理睬他，只是望着茫茫的大海。

——慧君，我總覺得，你對我有點誤會，那天你把那本書退回給我，又說了那麼話，實在使我很難過。

——校長，過去的事情別再提吧！

——本來嘛，我送你書完全是好意，爲什麼你却這樣對待我呢？

他看看慧君沒答腔，就接着說：

——本來嘛，我的生活是寂寞的。我想這個你也明白。有時候我會想到，我的年紀也相當大了。可是我却一直孤獨地生活着，這也難怪我的心裏總是感到很空虛……。

——你感到空虛的時候，不是可以搥麻將來消遣嗎？

——慧君裝着聽不懂他的意思，就這樣不假思索地回答他。校長聽了，像被洒了一盆冷水，很痛苦，但他還想往下說，可是幾個學生走了過來，拉慧君到沙灘上去拾貝殼。這時，只留下校長獨坐在海堤上望着飄渺的海洋……。

我的脾氣不很好，聽了慧君這麼說，有點按耐不住。但她對我說：

——算了吧，你的身體不舒服，不要去跟他衝突。反正我們再忍幾個月，也就娶走了！

七

假期中幾位男同學都回去了，學校裏很冷靜，只留下校長，我和慧君，以及一個校工住在校內。

一個晚上，窗外飄着連綿的細雨，我很早就上牀，只是沒有睡過去，躺在那兒，輾轉反側，正在想東想西。

忽然間，外邊傳來了一聲女人尖銳的驚叫聲，使我嚇了一大跳。側耳細聽，這聲音好像是從慧君的房內傳來，又很像是在呼喚我的名字。但很模糊，因為屋外有沙沙的雨聲在干擾……

我一骨碌地從牀上跳起來，開了門，三步跨兩步地直向慧君的寢室走去。我的房間距離慧君的寢室有着一段距離，還要通過較長的房間和一個小飯廳以及兩個空着的寢室才能到達。

當我走進飯廳的時候，忽然間，一個黑影在我的面前閃了一閃，這使我嚇得倒退了一步。我想，這大概是小偷吧！你看，他正緊緊張張地想拔足溜跑。於是我追了上去，我很懷疑自己有這股勇氣。看看要追到了，我正想拉住他，不料他却停住了回過頭來望着我。噢！

是一個熟悉的面孔。雖然四下裏很黑，但在隱隱中，我看得出那幅輪廓。

——校長，是你？

這忽然的發現使我怔住了。

——什麼事？什麼事？有賊是嗎？剛才誰在喊？

他這樣一說，倒使我老半天答不出一句話來。

——校長，你——

——不會的，我看不會有賊，你去睡吧！沒關係！

我到樓頂的房裏去，看見她神色不安地正在房子裏來回踱步。

我問她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她說：

——剛才我在看書，忽然聽到門外有腳步聲。我很害怕，就靜靜地細聽外邊的動靜。忽然間，門輕輕地查拉一聲，好像有人開門進來，我馬上轉過頭去看，門邊有一個人的頭伸進來，嚇得我然半死……。

——這樣你就喊起來是嗎？

——唔，我一喊，那個人的頭便馬上縮回去，以後就不見了。我看到那個人的面形有點像校長。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覺，我想得很多，想着這些卑鄙的事。

校長這樣伙多狡猾，他叫我不要跟慧君親近，但他暗地里追求慧君。剛才那件事也太出奇。半夜里鬼鬼祟祟地，竟也是抓賊的人……。

最個個，沒有確實的證據，要不然，哼！

八

第二天早上，慧君打掃房間的時候，在門邊發現了一隻半新不舊的日本拖鞋。

我們幾個同事，有的穿絨拖鞋，有的穿木屐，只有校長才穿日本拖鞋，所以，它逃不了是校長的。

當慧君把拖鞋交給我的時候，我忽然靈機一點，想到這很可能是昨天晚上校長在慌忙中拔足奔逃時，遺漏了的。

這可妙了，證據在手，我要把這種卑賤的行爲揭穿，讓校長下不了台。

但是慧君不贊成我把事情傳出去。她認為把事情鬧大了，對校長雖然不好，但對她本身也不會有什麼好處。同時她很明白我的脾氣，怕我跟校長正面起衝突的時候，會鬧得很難收場。

——這種人不要跟他鬧，反正我們就要離開了，就忍一忍吧。

但我認為這樣就不了了之，未免太便宜了他。以後，說不定他會得寸進尺。所以我告訴慧君即使不給他在衆人的面前出醜，也該給他難堪一回。

九

我敲着校長房間的門。慧君站在我的身邊。

門開了，他探頭一望，看到是我們，很驚奇似的，張着大口，好久說不出話來。

——哦，哦，你們你們有什麼事嗎？坐，坐！

我本想進去坐坐，但慧君拉了我一下，意思是叫我不要去。

這時，黃校長已經注意到慧君手上拿的那一盒東西。

——這，這是什麼？

我想他說不定還以為這是一份禮物呢！

——這是你的拖鞋！

原來，我們用一張報紙把那隻拖鞋包起來，在紙上用毛筆寫着：「魯君子，以身作則；鹹濕鬼，樹立模範。」然後才把它放進鞋盒去。

校長一聽到是拖鞋，恍然大悟地說：

「哦，原來是拖鞋，難怪我找不到！」

好一個狡猾的傢伙，他還在戲耍呢！

黃校長，你的拖鞋也夠厲害，竟長了翅膀，飛走了。

我這麼一說，他漲紅着臉，嘴唇在微微地發抖，很難堪。他知道假面具已經被揭穿了。

這隻拖鞋是在我的房門口檢到的。

這這，那裏會有這回事呢？

我拍拍校長的肩膀，開玩笑似的說：

「說的是，那裏會有這回事呢！像似黃校長這樣嚴肅的人，有誰想到你的拖鞋竟會不聲不响地溜進她的房裏去！」

這，這，我看是貓搞的鬼。本來嘛，我們這裏貓很多，一定是貓把它拖過去的。

不見得吧，我看這是貓不拖鞋人自拖！

他的額上掛着汗珠，神色很不自然，手中拿的那一盒東西，一直沒有勇氣打開，他大概是預料到這里頭一定另有文章。

這樣，我們就告辭走了。

+

以後，黃校長碰到我的時候，總是低著頭，比以前更沉默了。遇到慧君，他至多只是笑笑，點點頭，卻沒有勇氣再接近她。

年底，我跟慧君辭去了教職，離開了那個鄉村。黃校長那幅嘴臉，還深深地刻在我們的腦海中……

（一九五七年五月完稿于吧生）

李山的家

林成成的巴士站只剩下最後一輛巴士，夜已經很深了。

「東方花園」在微風細雨中靜悄悄地睡着了。街道上一片寂靜。那巴士女郎抹去了面頰上飄來的雨絲，穿起了雨衣，就按了一下鈴；那個坐在車頭打牌的司機，不耐煩地睜亮了眼睛，便動起引擎來。

車子像隻咆哮的野牛，打破了深夜的沉寂。它來勢汹汹的繞過了五靈燈，就直向亞逸依淡開去。

車上沒有幾個乘客。大概是下雨的缘故吧，大家都擺出一副冷冰冰的面孔。在那最後一排位子上，坐着一個矮個子的，約莫四十歲的中年人。他那粗黑的眉毛下，一對憂鬱的眼光，直投向窗外，望着在雨點中連續倒退的屋宇。

過了修道院女校，天空中陣陣閃電，雨竟傾瀉起來了；他覺得有點冷，便忙着把玻璃窗

拉了起來。

「×汝老輩，等下怎麼下車呢？」李山正爲這個人的夜雨焦急。

要是在平時，沒有甚麼心事的時候，給大雨淋一下是無所謂的；可是今夜李山的情緒很煩，剛才到好幾個朋友的家裏去借錢，借不到半分，心裏已悶悶不樂，此刻又碰到這場大雨，這更氣惱了他。

雖然雨下得這麼大，車子却加快了速度，在曲折的道路上風馳電掣地行駛。除了沙沙的雨聲外，車內是寂寞的。望着玻璃窗上密密麻麻的雨滴，李山想起今天下午的事來了——

原來他的那個寶貝老婆，只爲了一點錢的事情，又跟他吵起來了。因爲今天他收到一張「羅地」，說假如到明天水電費還不繳清，政府就要不客氣了。可是這幾天他的錢袋空空如也，怎麼辦呢？

維尼·他的妻子，一個潑婦，指着他罵道：「你這臭『打波』，你不知羞，靠老婆做工來養你，你閉在家裏吃飯，什麼事都等着我去想辦法……」

這種指摘在李山聽來是不足爲奇的，因爲罵得多了，也就成了家常便飯。

李山不跟他頂咀。因爲一頂咀那可不容易收場。還是硬着頭皮給她罵幾句，免得她鬧得天翻地覆。

「你現在不想辦法，明天假如交不出水電費，我可不管。我告訴你，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個像你這樣的『打波』在家裏等著老婆來養。……」

爲了避免正面的衝突，李山只好走開了。

「好呀！你不管啦，你以為走開就沒事了？告訴你，你休想等我再跟你想辦法。這個家不是我一個人的。」

李山溜進房裏去，打開了衣櫃，從抽屜裏摸出了一個半新不舊的手錶來，順手放進褲袋去。他想這至少也值得三四十塊吧。正轉身要出房，誰知那個女的已經來到他的背後了。

「你拿甚麼？」維尼睜着兩隻老虎眼，已經看穿李山幹的是甚麼好事。

李山不理她，掉頭就要走。

「你不能動我的東西！」女的拉住了他。

李山一時退縮谷。

「拿出來！」維尼怕他逃，緊緊地抓住他的手。

「跑開！」李山把她一推，這肥婆便向後退了幾步；但她立刻又撲了上去。這時兩口子你爭我奪，彷彿要打起「柔道」來了。

「拍」的一聲，手錶摔破了。

李山憤憤地走出了房門。

「臭『打波』你以後不會好死的！」她一手抹著淚水，一手拿著手錶在腕間不停。

李山裝著聽不見，走過了廳子，出門去了。

「告訴你，沒錢你就別回來。」綠尼跟在後頭把大門猛力地關上了。

就這樣地，李山下坡去了。

到過幾個朋友的家去想借一點錢，可是有的朋友說是不在家，有的一樣都是「碰壁仙」，心有餘而力不足……。

想着想着，車子已經駛近他的家，雨的天勢更猛了。別的搭客早已先後下車，此刻除了司機和售票女郎之外，只剩下李山一個人在那兒發呆。

按了鈴，他下車來。四下里一片漆黑。冒着豆般大的雨滴，李山拼死命地在滿是雨水的馬道上奔跑。迎面刮來了陣陣的冷風，他的牙齒開始在打冷戰……。

此刻，李山已經站在自家門口了。推了一下大門，令老爺，關上了。怎麼辦呢？敲嗎？沒用的。他知道綠尼的脾氣。你就是撞毀了大門，她也不會理你的。要是不敲又怎辦？外面落着傾盆大雨，天氣這麼冷，上那兒去睡覺呢？

終于他伸出一隻冰冷的手，在門上猛力敲了幾下。可是沒回響，屋內已經熄了燈。

裝死，難道她是耳聾嗎？李山摸肚子的牢騷，可真按耐不住了。

夜已經很深，鄰居們都酣睡了，此刻發脾氣是無益的，這是忍了吧！

冒著雨，李山跑進對面林子裏的一間棚屋去，那兒住着一個木匠，年紀輕輕的，才二十幾歲。李山跟他他是老朋友，這一夜，他就在這兒度過了。

躺在那張用幾塊木板釘成的木牀上，聽著屋外沙沙不停的雨聲，他回想着人生的變幻萬測，心底裏有著訴不盡的辛酸。

七八年前，李山的前妻死了，留下一個孤獨的女兒，年紀還很小，才五歲。因為妻生病期間，負了一大筆債；妻死了之後，又找不到工作，生活逐日地入了困境。看情形在檳城是呆不下去了，所以他把幼小的女兒安頓在岳母家裏，自己就撿起了包袱，過海到內地去謀生。

離檳之後，他流浪過許多大城和小埠。他到過怡保、太平、也到過吉隆坡。這期間他沒有一個固定的職業：他當過店員，也做過一間小洋行的書記；有個時期，他甚至到雪州的一個小地方做過「吉林東」，每天挑着兩籠洋貨和日常用品，在風來甘榜裏兜賣。

最後，靠著一點「裙帶風」的關係，他來到了吉打。想先幫人家做些樹膠店的什工，後來靠著身邊有點錢，他自己做起樹膠的小買賣了。

韓戰期間，樹膠猛漲，就靠這一點運氣，李山發了一筆財。於是他購置洋房，買了汽車，開始過着美好的生活。

就在這期間，李山認識了維尼。一個是樹膠店的「頭家」，一個是醫院裏的「達西」；男的是死了妻子的鰥夫，女的是被人家拋開了的棄婦；靠着這一點天作巧合，他們搞得很有路。

李山的洋房和汽車是維尼所喜愛的。她從前嫁的那個丈夫是個窮光蛋，不能滿足維尼在物質上的需求。結果鬧翻了。男的跟着別的女人走了。現在久旱逢甘雨，碰上這位大頭家，那還怕沒得享受嗎？

終於他們結合了，沒有舉行過甚麼婚禮，就神不知鬼不覺地同居起來。

婚後，兩口子的生活過得很寬意：出門有汽車，住在適舒的洋房裏。雖然他倆在思想上有着相當的距離，彼此由於所受的教育，所處的環境各不相同，在志趣上很難一致；可是物質的享受掩飾了這些矛盾，金錢帶給了他們幸福！

但是，有這麼一天：在那遼遠北國的戰場上，北韓和南韓的代表來到了板門店，他們握手言和了。於是戰場上的炮火熄滅了。和平的呼聲震動了全世界！接着膠價一瀉千里地往下跌，李山的厄運也跟着來臨——他破產了。

像一隻倦飛的鳥，他又回到了橫城。他沒有什麼奢望。生意的失敗給予他的打擊太大了。他只想在橫城「隱居」一些時日，彌補他心靈上的創傷。

不久之後，維尼在橫城當起「逃西」來了。李山呢？他一直找不到固定的職業，所以失業在家的日子比較多。

因為窮的關係，兩口子不如以前那麼和睦了。他們時常發生衝突，即使為了一些芝麻小事，維尼的那張咀總是噙嚙噙嚙的怪叫人討厭。要不是李山每次忍氣吞聲，這個家早就鬧翻了……

一夜裏不會好睡過，此刻天已經破曉了，屋子的四周很幽靜，只聽得鳥兒在林子裏歌唱。

他的朋友，那個名叫亞海の木匠，早已起了身。他泡了一壺咖啡放在桌上，兩個人就聊起天來。

「李山呀！其實嘛，照我想，你還是看開一點。維尼那種女人只適合做富貴人家的老婆，咱這艱苦的生活她是過不慣的……我這個直腸直肚的人，講話不會兜圈子，你也不要生氣。」亞海住在李山的對面，李山家裏發生了什麼事情，他都很清楚，所以很同情李山的遭遇。

「還有什麼辦法呢？我只恨以前娶錯了地，現在白米成熟飯……」

「再說，你是讀過一點唐人書的，而維尼，她是讀紅毛書的。只有你才耐得住，要是我，我就看不慣她的那種作風！跳舞啦，賭博啦，要知道你現在又沒有工作，那兒有那麼多的錢讓她去花，去賭？再說她是一個有孩子的女人，丟了孩子不管，到外邊去混，老實說這對你李山的名聲也不大好；其實，你應該拉長耳朵，聽聽人家對你批評了些甚麼？」亞海也不怕他生氣，說了一大堆對維尼很不利的話。

「我知道，他們說我怕老婆；其實，一路來我還是跟她爭吵，不過是爲了這個家，我恨我自己找不到工作，要她賺錢來養我，可是維尼總不了解我。她在我走頭無路的時候，非但沒有同情，鼓勵我，反而天天用那些最難堪的話來辱罵我。好幾次，我真想跟她幾下打她個半死。可是爲了家，爲了希望她會有改過的一天，我終於忍下來了。」

李山不講話了，低着頭，有無限的感慨！

「李山，我也不懂這應該不應該告訴你——」

李山睜大了眼睛，叫他說。

「那天傍晚，我從丹絨無雅放工回來，在路上看見一個戴眼鏡的吉寧仔，駛了一輛「巴家車」；維尼，她……她坐在那吉寧仔的身邊，往丹絨無雅駛去！」

「這是真的嗎？」這時李山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他閉着眼睛，只見滿天星斗。

「難道我會造謠生事嗎？老實說咱是老朋友，所以我才『點香』你。」

李山喝完了最後一口咖啡，亞海接着說：「看開一點吧，既然她不想同你一塊兒過活，你就……」他不想太使李山難堪，也就忍住了。

最後，李山向亞海借了十塊錢，就回到家去。他心底裏有訴不盡的憂鬱和憤恨。

此刻，維尼正在對一個隔壁的女人訴苦：「你說句公道話吧，亞海，有那家的丈夫等着妻子來養？我這個殘命的『德某』，在醫院裏做『送西』，回到家裏還要做工，人家做『送西』，一放工，她的丈夫就駛汽車來門口接她；我呢，要等車，搭車，回到家就是看這些死人面，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沒有開心的一日。」

那個人看到李山回來了，就藉口說要去養鴨，溜走了。

「好傢伙，你回來了，一夜不覓，我倒要看你搜出什麼來？」維尼滿胸的火氣正在燃燒。接着，像連珠炮似的，又罵起來了。

李山還是像往常一樣忍住了。雖然剛才聽到亞海告訴他的話，心中很不爽快——要是別人早就向妻子大興問罪之師了——可是他並不急於責罵她。他想維尼在洋場里工作，應酬是難免的，何必跟她太認真呢？這次雖然有吉寧仔轎地上丹絨無難去，看來相當不

是空，可是他沒有親眼看到，他希望這不是事實。想到這個家的經濟來源要靠她，自己身為男子漢不能賺錢，難免有種自卑感；再說，既然有了這樣的缺點，亂起來就沒本錢，因此還是忍氣吞聲，少惹她生氣為妙。

這一天，維尼領了薪金，彷彿沒想起應該先去還債，就跑到她的女朋友的家裏去築長城了。天黑了，她才回來，滿臉陰沉沉地，那當然是不開心了。

一進門，看到小珠——李山前妻的女兒——伏在桌上吃飯，還沒把雞鴨開罐籠裏去，就是一巴掌往她的臉上遞過去。拍一聲，孩子立刻哭起來。

「還不等快去，你還想等着我；我從天亮就做工做到現在，回來還要做些拉拉雜雜的事，你們倒會享受，天天閒在家裏沒事做；你要知道，你的父親不是百萬，現在還不是你享受的時候。」

又罵到李山的頭上來了。他裝着沒聽見，不去睬她。

直到晚上，李山才知道原來她今天輸了將近一百塊錢。你想她的月薪不過是兩百塊，現在一天的工夫輸去了半個月的薪水，那些債怎麼還得了？還有這個月的柴米油鹽怎麼辦？……既然錢已經輸去了，罵她也是沒有用的。李山又一次原諒她。晚上，當孩子睡了之後，他用好話來勸她，希望她以後不再去賭。

「賭輸了是我賺來的錢，不用你管。」女的躺在牀上看她的「科密」，根本不把丈夫的話當做一回事。

「你要知道我們是窮人家，一百塊錢不是小事，你在幾個鐘頭內就把它輸掉了……」李山的話還沒有說完，維尼大概是聽得不耐煩，睜着兩隻虎眼，從床上爬了起來：

「輸掉了，你要怎樣？錢是我的，跟你何干？你做丈夫的不能賺錢來養活妻兒，你還有臉來管我用錢，告訴你，賭博是我的「藝術」！」

李山還是那副老脾氣，知道維尼起了性子，他就住咀了。

停了一會兒，維尼彷彿是越想越不甘願，又嚷起來了。

「你要知道，我一個『盧某』要賺錢來養『打波』，老實告訴你，在我們這排屋子是找不到半個的。我命運不好才嫁給你這個死骨頭。你不要忘記，那年我假如沒有跟你『交因』，照我做迷西的成績，我是可以到England去的。就是嫁給你這個沒用的『打波』……」維尼沒有尾音了，彷彿是領受了無限委屈的女人，拿起了手巾在擦眼睛。

「我看不慣你們這些死人面，只會吃飯，不做事。臭『打波』沒本領就別娶老婆，老實告訴你，咱就乾脆離婚，免得我天天在這兒受罪。」

離婚，這是有可能的。過去他們既然神不知鬼不覺地結合，現在當夫妻之間沒有辦法維

持感情的時候，那當然也可以輕描淡寫地分手的。

李山不管維尼在囉囉，爲了要鬆一鬆他的腦袋，他又跑進林子裏找亞海聊天了。

亞海一見李山滿臉陰沉，就說：「怎樣？又吵咀了」

「×汝老爺！這像個什麼家呢？一天到晚，吵吵吵，沒有一天好日子過。離婚，離婚就離婚！」

李山這句話太唐突了，害得亞海老半天摸不着頭腦。

「你說誰要離婚？」

「維尼囉，還有誰！」

亞海翹起他的兩道眉毛很起勁地說：「那就離婚好了，我早就告訴過你，唔做個男子漢應該看開一點。」

「離婚不是小事呀！」李山是當事人，他當然有他的苦衷。

「難道你不能養活自己嗎？我早就告訴你，既然維尼不想跟你一塊兒做人，你自己當然要有打算才對！」

一連好幾天，李山老是爲了這件事情而苦惱着。他知道感情是不能強求的，當彼此沒有辦法携手合作的時候，那只好分道揚鑣了。

有一天晚上，離維尼鬧着離婚還不到半個月的光景，一件不尋常的事情發生了。

維尼，她喝得醉醺醺地，過了午夜才回來。李山早在晚上八點多就叫小珠到路上去等她，可是等了好久，還不見她的踪影，最後李山親自下坡去了一趟，還是不得要領。時鐘敲過了一下，當李山等得萬分焦急的時候，維尼才由她的一個同事扶着回來。

李山看她變成這樣子，氣得不得了。可是夜已經很深了，他只好按着性子讓她去睡覺，一句話也不說。

第二天，維尼清醒過來後，還是和往常一樣擺着一副棺材臉，彷彿根本沒有想到昨天晚上上的事。

這時李山走近她的身邊，彷彿鼓起了生平最大的勇氣，他開口了：

「昨晚你跟誰去喝酒？」一雙怒光四射的眼睛直瞪着她。

「你管不着！」女的轉過了身子。

「說！」男的握住了她的肩膀，加強了口氣。

「我花的是我自己賺的錢，你沒有資格問。告訴你，喝酒，跳舞是我的『蘇甲』！」女的扳開了男的手。

「沒資格問你？」李山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

第一——

李山重重地擱了過去。

「你敢打？你敢打？」

維尼舉起了椅子就丟過來。李山眼快一閃，幸而沒有擊中。

「我叫馬打來。」女的一邊哭一邊擦着眼淚，大踏步地跑進房間去，不知撿了一些什麼東西，就這樣哭喪着臉下坡去了。

誰知道她打算上那兒去？這天晚上她竟不回家。

第二天馬打沒有來，却來了亞海。

「喂，李山，你說奇怪嗎？今早我從北海過來，在碼頭上碰到了維尼。」

「在碼頭上碰到維尼？」這使李山吃了一驚。

「我早就告訴你，維尼這女人靠不住的。你知道嗎？今天跟她在一塊兒的又是那個戴眼鏡的吉寧仔！」

現在一切都很清楚：維尼跟人家走了。

維尼的走是李山意料中的事，他並不悲傷！他此刻覺得亞海的話是對的，既然維尼只能跟他同甘而不能共苦，那就乾脆讓她走好了。

「這沒有什麼值得你痛心，事情到了這步田地，你當然會發覺當年跟維尼結合未免太過草率，只是憑着一時感情的衝動。」亞海拍一拍李山的肩膀說：「你就看開一點吧，今後你可以拋棄家庭的煩惱，專心地幹一番事業。」

「是的，一切都要重新開始。我相信靠着我的這雙手，努力地幹下去，一定會有出路的。」

夜來了，白霧漂在海上，山氣彌漫着丹楓山。李山抬頭望，只見一片白茫茫。

明早，當旭日從海面上昇起來的時候，山頭的雲氣是會烟消雲散的。那時滿山碧綠的光彩會把檳城點綴得更美麗。一羣羣的山鳥也將奮翅高飛，越過山峯，飛過海岸……。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五日完稿於檳城。)

夢裡湖山

我坐下來，爲着正要動筆寫的一篇文章感到煩惱。

並非對於文章的起頭覺得困難，也不是手頭沒有充足的材料，而是因爲它既不是一則新聞，也不是一篇特寫，我對這一類替人家伸冤的東西發表的可能性，感到莫大的懷疑。

好幾次，我擱下了筆，準備不寫了，但一想起周賓那幅受委屈的可憐相，我不禁又提起筆來。

忽然，桌頭的電話鈴响了。

「哈囉！」我抓起了話筒。

「是老陳嗎？我是周賓呀！」

「哦！是你！怎樣？」

「你到底有沒有在寫？」

「我正在動腦筋，但是寫不出呀！」

「無論如何，看在朋友的份上，也可以說是爲了一般寫作者的權益起見，你應該寫！」

「好好好，我知道！我就寫！」

放下了話筒，一陣疑惑，馬上又向我慢騰過來。

我點上了一根烟，望着那滾滾的烟圈，竟感到躊躇。

周賓，一個年紀輕輕的教員，在我們這文壇上，是個熱心的寫作者。但沒有什麼名氣，似乎很少人注意到他。

我跟周賓，雖然不是可以促膝談心的知己，但卻可以說是相當談得來的摯友。當年在學校的時候，我們對寫作有着濃厚的興趣；畢業後，他走進教育界，與粉筆灰結下不解之緣，我踏入了新聞界，每天與四方格爲友。雖然工作不同，我們並不因此而疏遠，有時碰上了，大家還是三句不離本行，對文藝談得很投機！

周賓能夠寫一手清麗的散文。但他對於電影發生興趣，却是等到他拿了那本他自己創作的，叫做「夢里湖山」的電影分場劇本的手稿給我看的時候，我才發覺到。

老實說，對電影的編劇技巧，我一無所知，因此對周賓的創作，不敢妄加評斷。但當我仔細地閱讀過他的劇本後，我覺得他寫的這個愛情故事，有新穎的題材，不落俗套，而且富

于戲劇性，堪稱爲一個不可多得的電影故事。

「你寫了這一百多張的稿紙；不是要花費很多時間和精力？」我很佩服他有這樣的一種耐心。

「不瞞你說，從開始到完成，我足足花了四個月的時間，精神的耗費，不在話下。」

「我希望你花的時間和精神，不致于白費！」

「一切拜托你老兄！」

周賓的意思，是要我幫幫忙，看看有沒有門路，把這個劇本介紹給製片人。

我不敢說周賓第一次寫劇本，就會成功，但他的這份熱情，我認爲是應該得到鼓勵的。

因此，我馬上想起了香港的那位跟我有一面之交的製片家——歐羅沙。

還記得，很久以前，在一個記者招待會上，因爲聽厭了那位蓬蓬鬆鬆的女明星所談的三圍尺寸跟擇偶的條件，我便溜到別處去跟那位被記者們冷落了的歌羅沙聊天。歌羅沙生得矮矮胖胖，滿臉橫肉，是個相當健談的人。當時我們聊了一些影圈內的事，他說他很有意思搜集一些以南洋爲背景的故事題材，準備拍攝成電影。我當時因爲知道一點電影圈內的黑幕，對於一些製片者與導演們「吃掉」人家的作品的事感到切齒，所以他所說的話，並不引起我的興趣。但這次爲了周賓劇本的路問題，我不禁重想起歌羅沙的那番話來了。

於是，我開始找機會和歐羅沙接觸。

那是有一次，他爲了業務上的事，從香港過來，我打個電話約他之後，就與周賓一起到美路旅社去見他。

那晚，我把周賓介紹給他，同時還鄭重地向他推荐周賓的劇作——「夢里湖山」。

歐羅沙見到劇本，馬上喜形于色地說：「好，好，我現在正需要劇本。」

接著，當他聽到了那是一個愛情故事的時候，他更興奮地說：「愛情？好好！你是知道的，我們的電影觀眾絕大多數是青年人。青年人對戀愛有絕大的興趣。所以，愛情在電影故事里是非常重要的……。」

那晚，周賓情緒很好，和歐羅沙聊了許多話，同時還喝了兩杯白啤酒，雖然他以前並不喜歡喝。

我們在將近十點的時候，就起身辭別。周賓一時興起，搶前去付了十多塊錢的賬。歐羅沙則帶着幾分醉意對周賓說：「你的劇本，我回到香港就馬上拜讀，只要條件適合，我們就採用。版權的事，我們以後再談，你放心，放心！」

我跟周賓踏出美路旅社，沿着小路，走回市區來。

在路上，周賓沉默了片刻，然後遲疑地問道：「喂，你說我們這樣做到底可靠嗎？那劇

本會不會給他「吃」去！」

「是呀，我正在憂慮這個。」我說：「影園內黑幕重重，這種被欺騙的事已經屢見不鮮！但是，不這樣又有什麼辦法呢？報紙又不登電影劇本，除了歐羅沙；我實在沒有其他的門路！」

「我想這要看他的良心，假如他真的存有一些卑鄙的念頭，我們也沒有辦法的！」

「唔！我也是這麼想！」

「但無論如何，今晚初步的反應，在我看來非常良好，你說是嗎？」

「是的，我們就等一個時期再說吧！」

一個月以後，我去找周賓，問他有什麼消息？

「有有有，昨天我剛收到歐羅沙的來信，但他不置可否，說劇本正在謹慎審閱中，只要一決定採用，他馬上會來信通知我，跟我談版權的事。」說後，周賓把歐羅沙的信交給我

看。

「你是不是有寫信去催過他？」我問。

「是的，因為我等了三個星期，還沒有消息，心裏很焦急。」

「照你的意思，你看會有希望嗎？」

「很難講，」周賓說：「但無論如何，我此刻是相當樂觀的！對了，假如這劇本被錄取了，你想，我能得到多少報酬呢？」

「不一定，據我所知，香港方面較高的價錢是港幣三千。」

「三千？」周賓睜大了眼睛，提高嗓子嚷道。

「是的，換句話說，就是叻幣千五！」

「哦！千五！一筆可觀的數目！」

「但是你初次學寫，他可能不會給你這麼高的價錢。」

「算它一千或者八百吧！」周賓壓下了嗓子說：「我老實告訴你，我近來常常這麼想，

我跟菁菁已經……我的意思是說，已經——」

「已經戀愛成熟了，是不是？」我知道他跟菁菁——我們以前的同學在搞戀愛，所以就這樣打趣地問。

周賓漲紅了臉，羞澀地笑笑：「我不敢說是成熟，但至少已經差不多！可是，我的收入有限，現在一個月一百多塊薪水，只夠維持我自己，而菁菁教書每月也是一百多塊，除了幫忙維持她的老母的生活之外，所剩無幾！所以——」

「所以，你沒有錢，不可能結婚！」

「對的，要結婚總得要有一個比較像樣的房間，我現在這間嘈雜，狹小的鴿子籠，實在不成。所以我想，只要這次劇本被錄用，我能夠撈它幾百塊，那我的整個計劃就能夠實現了！」

「你的計劃怎樣？能否說來聽聽？」

「我的想法，就跟『夢里湖山』的那一對青年情侶的想法一樣。」周賓滔滔不絕地說下去：「我希望住的問題能夠先解決。然後，我就可以集中精神把我跟你提起過的那個出版社搞起來。只要手頭有一筆錢，夠印刷費，那我多年來的夙願就可以實現了。」

「那很好，但願你慎開得勝，馬到功成。」

「老實告訴你，現在劇本在審閱中，我預算再給他拖兩個月，假如順利的話，哼，三個月以後，我請喝喜酒！」

「你是說跟菁菁宣佈結婚。」

「對，對，宣佈結婚。同時還希望你老兄為我們的出版社寫稿。」

周賓顯然地是陶醉在美麗的幻想中。

作為一個朋友，我希望他的理想可以早日實現！

但事實並不如此！

一個月以後，我打從一家酒吧門口經過的時候，看見周賓垂頭喪氣從地頭推了門出來。我連忙上前去拉住他，問他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哎！爬得高，跌得痛，希望愈大，落空時也愈難堪！不瞞你說，我失敗了！」

「你是說那個劇本。」

「唔！歐羅沙把他退回來了！」

「他怎麼說！」

「主題不明朗，人物刻劃不深刻，沒有高潮，不能引人入勝。對不住，sorry！」

我看到周賓那幅失望的樣子，心裏也感到一陣難堪。過了很久，我才問：「這樣，你結婚的事怎麼辦？」

「別提了，展期，無限期地展期！」

我勸周賓不必因此而難過，最好把那劇本擱下一個時期，慢慢地修改，然後再謀出路。以後的情形是這樣，我的那位搖筆桿的朋友——老王搞了份雜誌，需要稿件，我就勸周賓最好把那「夢里湖山」的劇本改寫成一個故事先去發表。周賓在失望之餘，認為別無他途，便把它改寫成一個兩萬字左右的故事，交給老王去發表，同時還撥得二三十塊的稿費。這數目雖然不多，但總算了結了一件事！

但是，劇本的問題並沒有因此而解決。

三四個月以後的一天傍晚，我忽然接到周賓的一個緊急電話。他約我無論如何要馬上到海濱的那一家我們常去的藍夜茶室見他，因為他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告訴我。

我趕到了目的地，坐下來，周賓氣喘喘地對我說：「告訴你！我的電影劇本已經被採用了！」

「哦，是不是『夢里湖山』？」

「是的？」

「那恭喜你呀！爲什麼你沒有早點告訴我？」

「不不不，你老兄有所不知。歐羅沙把我的劇本改了名，而且在字幕上，我找不到自己的名字。」

「這是怎麼回事？」

「很簡單，我的劇本被歐羅沙吃了去，我上當了！」

「豈有此理，他到底改了什麼劇名？」

「『美麗的湖山』，我剛從戲院出來。」

美麗的湖山，我聽過這劇名，它已經在一個月以前演過，這次再演已經算是舊片了！但

周賓居然沒有及早發覺。

爲了證明他所說的話屬實，周賓把我拉到戲院去。我爲了好奇，也就跟着他走。

在戲院里，周賓表現得非常激動。他不時脫下眼鏡來擦了又擦，同時對着畫面指東劃西

地說：

「哪哪，歐羅沙把這個不關痛癢的人物硬纏纏地塞了進去！……」

「你看，這些對白完全沒有改變！」

「那重要的情節居然被他刪掉了！……」

……………

我發覺到四周的人都轉過頭來看，就再三地勸周賓不要在影院里動火，有話等出來再說。

我不否認這個劇本給歐羅沙大刀闊斧地修改之後，結構變得嚴密，對白也變得簡潔。但歐羅沙這套改頭換面的本領並不到家，因爲他還保留了周賓所寫的故事的輪廓。

從戲院出來，我的心變得很沉重。我對歐羅沙這條伙感到極度的憎恨！他居然有這樣厚的臉皮把編劇的高帽套在自己的頭上。

周賓激動之餘，不顧我的勸告，在海濱餐室狂喝了一大瓶啤酒，然後帶着幾分解意，舉

趁那在瓶對準我的頭顱說：「假如你是歐羅沙，我今晚就給你到閣羅府去報到！」

這之後，我跟周賓聯名寫了一封信，向歐羅沙提出嚴重的抗議，請他給我們作一個適當的答覆。可是，一個月過去了，音訊杳然，歐羅沙居然置之不理。

這就是我所以坐了下來，預備寫篇文章暴露歐羅沙的醜態，替周賓申冤的動機！

終于，我不顧一切，放胆地把這件事的始末寫了出來，然後交給地方新聞的編者，希望他能把我的東西當作是一則特寫發表。

但第二天一早，我睡醒過來，打開報紙一看，怪哉！我的那篇東西並沒有發表。于是我即刻撥個電話問老編。

「哎！你那篇東西那裏能夠發表！你寫得那麼激烈，攻擊人家毫不留情，發表了很可能會牽涉到法律問題。萬一打起官司來，我的飯碗跳舞，你的職業也難保！算了，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青年人不好火氣太盛！」

我給這老傢伙教訓了一頓，悻悻地放下了話筒。但我並沒有因此而發火，因為這老頭子以前是我的老師，我的這份差事還是他介紹的，所以一路來，我都得敬他三分！

我正想用過了早點，便去找周賓，跟他解釋這篇文章不能發表的原因，不料這時他已經急沖沖地破門而入了！

我迎了上去，帶着抱歉的口吻說：「對不起，我昨晚寫的那篇東西，不能發表——」
「不能發表？」周寅不等我說完就揮嘴說：「不能發表無所謂！但是我要告訴你的，更加糟糕的事情已經發生了！」

「什麼事？」我一時摸不着頭腦。

「我告訴你，以前，我的那個『夢里湖山』的劇本被退回的時候，承蒙你老兄的雅意，要我改寫成一篇短篇故事，拿去給你的那位姓王的朋友發表，這個我很感激，但是——」

「但是，怎樣？」

「問題就發生在這里，你看！」周寅把手中握着的報紙扔到我的面前：「有位讀者仁兄，他看過了『美麗的湖山』這套電影，又讀了我的這篇『夢里湖山』的故事，竟在副刊上指責我是文抄公，說我的故事是從那電影上抄襲過來的！」

「冤枉！冤枉！」我不禁叫了起來！

「你說這該怎麼辦才好？」

「還有什麼辦法，逼迫我們非把全盤托出不可！」我說：「我的意思是這樣，你自己寫篇文章去辯釋，我跟你作證！」

「好吧！」周寅哭喪着臉說：「沒想到這劇本會給我惹來這麼多的麻煩，受到這麼多的

「第一卷」

（一九五九年九月廿五日完稿于星洲）



下鄉第一課

老莫高中畢業的那一年，才二十來歲。雖然年紀還很輕，但已經長得很高大了。白白胖胖的面龐上，那個突起的鼻樑頂着一個金邊眼鏡，只要得意地笑一笑，你就能看見那兩個掛在嘴邊的酒窩和那兩排潔白的牙齒。可是要看到這幅笑容是不容易的，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他的面孔常是冷冰冰而帶有幾分高傲的神情的。

他跟一般初出校門的青年一樣地朝氣蓬勃，富於熱情，但却因為閱世不深而昧於世故。雖然，也知道社會環境和學校生活的不同，每個初出茅廬的小夥子都難免要遭到許多意想不到的挫折，但老莫是個很有點自負的人，他常常這麼想：

「那有什麼呢？人家目不識丁都能活下去，像我老莫讀了十多年的書難道還怕應付不了嗎？」

在學校的時候，他的功課搞得相當好，常常得到師長的讚許，這是事實。因為這樣，老

莫就變得很高傲。他看不起那些成績比較差的同學，常在背地裏耻笑他們是飯桶，把他們看得一文不值。在班上，無論做什麼事情，他都很好勝，自以爲懂得的比別人多。

那當子，他正在對職業問題大傷腦筋，朋友勸他去教書，他不大願意，覺得教書沒什麼出息，像他這樣一個有才幹的人，跑去吃粉筆灰，簡直是大材小用。後來，有個鄉村學校正想聘請一位教員，那位熱誠的校長探聽到他正在閒在家裏，便找上門來。那時老莫表面上還客氣地跟他敷衍了一番，但暗地裏却在偷閒道：

「媽的，你也不看看我老莫是什麼人？到鄉村教去書，哼！我聽得多了，山芭教子多，地方僻，孩子野蠻，家長又愚昧……」

老莫不到鄉村去，那是很自然的。他出生在一個中等家庭裏，一向過慣了嬌生慣養的生活。一想到下鄉去要吃苦，他便躊躇不前了。再說他的父母親也認爲他是個天資很高的青年，讓他到山芭地方去，實在有點不值得。

但經過了一個相當長時間的思慮之後，他終於決定要到鄉間去執教了。這是有幾個原因的：一方面是他在都市裏找不到理想的職業；另一方面，老莫是個個性很強的人。他不喜歡聽到人家說他怕吃苦，經不起考驗。所以當他走投無路的時候，那股倔強和好奇的心理便驅使他去做一番嘗試；加以朋友們都懇求他去教育下一代，他們對他說：

「去試試看也好，相信山芭地方會有許多東西讓你學習的。」

到鄉間去也能學習到東西，老莫是不相信這回事的。山芭居民多是沒有受過教育的，他們愚昧無知，向他們學習什麼呢？老莫想他一旦到鄉間去，他的責任是要教化他們的子弟，那裏有讓他們來教自己的道理？

如今，他的印象還很深刻。那天，當他提著行李走在鄉村小徑上的時候，他所見到的是一片荒涼冷落的景象：經過了一夜的風雨，那凹凸不平的小徑越顯得泥濘不堪，叫住慣了鄉市的老莫來走，可真夠受。幾朵野花迎着勝風在路旁搖頭嘆息，彷彿對老莫嘲笑道：「像你這樣的人才也到這裏來嗎？可憐可憐！」等他抬頭一望，只見眼前僅是一簇簇簡陋不堪的村舍，支離破碎地排列着。那些忙著在門外工作的婦女，穿著一身髒衣服，每一副面孔都表現得那麼憂鬱疲憊，對於老莫的到來，竟沒有一點歡迎的表示，只是轉過頭來，淡淡地向他掃一眼。這可使老莫看惱了。「他媽的，我來了，你們竟不把我看眼裏嗎？我是來教化你們的子弟的，你們知道不知道？」

正在滿腹牢騷，低著頭向前走的時候，冷不防前面的小屋裏衝出一隻黑狗來了。它先是狂吠了幾聲，把老莫嚇得三步併作兩步地跳進草叢中去。這一來，那黑狗竟得寸進尺，向前撲了過來，急得老莫欲哭無淚，開始驚叫起來。這時，他雖想拔足奔逃，但他覺得他的兩條

腿忽然酸軟下來，走也走不動了……。

等到停下來喘氣的時候，他已經來到了一個小山坡，從這兒可以望見村前村後那連綿起伏的青山，和一片碧綠的曠野。偶而一陣微風吹過，山下裏便在瑟瑟地作響。這情景，益使他感到單調與荒涼。於是，他對自己的決定感到後悔了，他覺得他不應該到這樣的一個地方來。

「你看，就連一隻狗也來欺侮我。我早說過了，這是個愚昧的地方，他們連一點禮節都不懂。看到一位教師來了，還是便頭便腦地望着……。」

鄉村裏的教學生活提不起他絲毫的興趣。他常在想，整天跟着那些幼稚無知的野孩子混在一起，對於增進他本身的知識是毫無裨益的。雖然村裏的一般學生家長對他還不錯，（他們雖然沒有受過教育，但尊師重道的觀念並不比別人差。）可是老莫却不把他們放在眼裏。這與其說是他恐怕跟他們打交道，會因為他們的無知而帶給他許多麻煩，倒不如說是他有意擺起教師的架子。

自以為讀了十多年的書便可在山芭地方應付裕如的老莫，現在正是考驗的時候。

有一天，是個什麼節日的前夕，他在辦公室裏閱報。一個五年級的學生帶着他的家長來了。那家長是居住在山腳種菜的農人。他赤着腳，穿着一件半新不舊的襯衫，那雙粗大的手

拿拿着一包水果，恭恭敬敬地對老莫寒暄了一會，便從口袋裏掏出一張長長的紅紙條，對老莫說：

「我是個雜菜的人，沒讀書，不會寫字，所以特地來請你先生幫幫忙，寫一幅門聯，不知……」

「哦，可以，可以，你要寫什麼呢？」老莫想寫幾個大字有什麼難，便抓起毛筆，準備揮毫，不料對方却說：

「隨便啦，我不識字，不懂怎樣寫，你先生看怎樣寫就怎樣寫好了！」

這一來，老莫才知道這對門聯是要他自己來創作的，於是他的心頓時沉重起來。顯然地，他是感到棘手了。其實，他從來不曾跟人家寫過門聯。雖然在讀書的時候，曾經吟過幾首古詩，但對門聯的格式，他却一無所知。怎麼辦呢？不跟他寫，又說不過去，人家那麼好意，買了禮物特地找上門來，還還是很看得起呢！要跟他寫又不懂得怎樣下筆。躊躇了一會，他才想出一個辦法，叫那位家長先回去，等今晚他用心地寫好了，明天才叫學生送給給他。

當天晚上，老莫傷了一番腦筋，想來想去，到半夜還寫不出來。他先是苦惱了一陣，接著就用拳頭猛力地敲了幾下頭額，他不相信他的腦袋會突然間變得那麼遲鈍。看情形是真的

沒辦法了，他便想找些參考書來看，但手頭又沒有這類的材料。到了最後，他才決定採取一個在他看來是不大體面的辦法。

第二天，他起得很早。洗刷之後，就到外頭去散步，一心一意與注視着家家戶戶門口的那兩行紅底黑字。在過去，當他初到鄉間的時候，他根本不把這些東西看在眼里，因為他讀過杜甫和李白的幾首詩，就覺得這種門聯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說是去研究它，有時他甚至於懶得去看它一眼。但此刻他却不得不專誠來拜讀，那是因為他自己連這種微不足道的東西也寫不出。在黃土路上繞了一個大圈子之後，他總算挑中了一對比較滿意的。於是把它熟記了起來，回到學校後便立刻寫下，好容易地才贏付過了這一關。

這件事，雖然使老莫感到很懊惱，但還不致於使他太難堪，所以事情過去了，也就算了。可是老莫却料不到還有一些使他面紅耳赤的事竟接二連三地發生了。

有一天下午，他獨自在市場上的一間咖啡室裏喝茶。那個光頭的許老板手裏抓着一張紙按了過來，嘻皮笑臉地對老莫說：

「莫先生，這是一張公証新來的信，請你跟我看一看可以嗎？」

老莫一看到是豆芽字，頭就有點漲大。但他却鼓起勇氣讀下去。可是讀到最後一個字之後，他還不懂信中說些什麼東西，因為他覺得滿紙都是生字。於是，他著急了。再仔細地讀

一遍，還是摸不着頭腦。那老板看他讀了老半天還不開口，等得有點不耐煩，就問道：

「是不是你還水稅？」

老莫經他這麼一提，才想起政府部門的通知書少不了是這一套，便順口說：

「是啦，這是一張羅地。」

是什麼羅地呢？他自己也莫名其妙。於是，他用最大的耐心去看第三遍，希望能夠看出一點眉目。結果呢，他是太失望了。這時，他的面孔漲得像醉漢一般的通紅，汗珠從他的額角一滴一滴地流下來，他覺得他的心所激動得很厲害，呼吸也跟着喘急起來。他感覺到他坦然表示他看不懂這封信是件很困難的事，但他又沒有勇氣亂扯，結果，只好照實說了。

「這個我不大懂，我來這裏是教中文的……有很多英文字，因為少用的關係，現在都忘記了。」

聽了這句話，那個胖老板的臉上掛着一個很難叫人猜得透的表情：他裂開嘴微微笑了笑，笑得很不自然，像在嘲笑他，又像在憐惜他。老莫看到這情景，心裏更加難過。

「你們在學校的時候，不是也有唸英文的嗎？」那胖老板把信接了回去；這麼問老莫。這叫老莫怎麼回答呢？在學校的時候，他確曾唸過英文，屈指算來，還唸了十多年呢！但現在不要說寫一封英文信他寫不來，就連看一封英文信他也看不懂！

「老實說，在學校的時候我們都是注重華文的。」

就這樣地，老莫帶着一顆羞怯的心，離開了咖啡室。從此以後，他再也沒有勇氣到咖啡室來喝茶了。有時，低著頭匆匆地打從這兒經過的時候，聽到裏邊傳來了一陣談笑聲，他就會感到羞愧交乘的難堪，懷疑那談笑聲是在嘲笑他。即使是在路上散步，只要有人對他多看一眼，他就會不安起來，疑心是咖啡店的老板把那件事告訴人家知道了，要不然，為什麼那些人把他看得那麼起勁……。

這個時候，老莫的心情很不好，每天總是鬱鬱不樂。那是因為他那種目空一切，惟我獨尊的高傲心理初次受到了打擊，他開始對自己的學識發生懷疑……。

這一天，又是個什麼節日，老莫爲了感情難却，便應邀到一位學生的家裏去吃晚飯。那位學生家長是個小商人，戴着一幅老花眼鏡，年紀大約有五十來歲。雖然沒有受過什麼教育，只讀了幾年古文，但講起話來却頭頭是道。看他那麼健談，倒是老莫所料想不到的。

等到夾了幾口菜，嚼過了一些家常之後，他便滔滔不絕地談論起國際大事來了：先是從朝鮮和越南的戰爭，談到台灣海峽的風雲，又從英埃開戰拉到匈牙利暴動和印尼的內亂。老莫只能洗耳恭聽，卻沒有插嘴的勇氣。因爲他一向對國際上所發生的事件都很隔膜，每天開報除了看看副刊之外，只是讀讀本地的一些重要新聞，對於國際版，他是從來不感興趣的。

最使老莫難堪的是，這位老先生談了一會之後，總喜歡停下來，問問老莫對這些事件的看法怎樣？有什麼意見？曾經好幾次，老莫被他弄得面紅耳赤，啞口無言，只好支吾其詞地拉了過去。

這不是第一次，老莫看到了那些他向來看不起的山芭居民，所認識的東西比他還要多。碰過了幾個釘子之後，他不得不承認這些居民雖然不能用高深的哲理來教育他，但在村居的這一段不算長的日子裏，他們却使他有個機會認識了自己。

漸漸地，老莫終於感到懊悔了。他開始發覺到自己的渺小。但因為個性強的緣故，他並不因此而自暴自棄，相反地，他發奮自今而後，要虛心學習，努力充實自己，爲的是將來可以少紅幾次臉。

這應該說是老莫到鄉間來，所學到的第一課。

（一九五七年十月八日完稿於星洲）

懷 想

嘩啦嘩啦的海潮，老是連續不斷地湧上來，又退回去。每當一陣陣轟隆的澎湃聲响起的時候，那緊接而來的浪花便隨着四處飛濺……

他佇立在海堤上，褲角早已潮濕了。但他不會移動他的腳步。他正把視線投向茫茫的大海。雖然他難得有個機會到海邊來，但自從巴雷先生乘風歸去以後的這些日子，他總喜歡在勞碌的生活中，偷閒來到這印度洋之濱，帶着一份寧靜的心緒，對着無垠的長空和漂渺的海洋望風懷想。

浩瀚的海洋！這不是印度洋嗎？唔！這就是波濤洶湧的印度洋！在那遙遠的彼岸，有一個古老的國家，那是印度！近年來，只要有人對他提起印度，他的心裏就會感到一陣羞愧交集的難堪，因為這會很容易地使他連想起巴雷先生來！

前年，當他在C中學唸高中的時候，他就認識了巴雷先生。那時候，他經常看到巴雷先生在辦公室裏走出走進。但因為巴雷先生沒有担任他們那一班的教學，所以他除了點頭微笑之外，並沒有什麼交誼！巴雷先生給予他的印象是：一位身材粗大，頭髮捲曲，粗黑的眉下有着一對光芒四射的眼睛，走路路來身子老是一搖一擺的中年人。直到去年，巴雷先生被委派到他們那一班來担任數學教師的時候，他跟巴雷先生的友誼才開始建立起來。

但是，同學們因為聽了別班同學說過巴雷先生的許多壞話，所以對他的印象很壞。當他們知道巴雷先生要來担任他們的數學教師時，大家便在議論紛紛了……。

「這樣那裏可以，巴雷根本不懂數學，還要來教我們三角和微積分！」

「他媽的，這間學校也實在狗屁不通，叫一個研究化學的來教數學，這真太豈有此理了。」

「老實告訴你，巴雷去年教高三的時候，他們天天搗蛋，他是被高三的同學罵下來，才想來教我們的。」

那當子，他坐在一旁，聽着他們談得很熱烈，自己並沒有表示意見。一位同學走了過

來，拍拍他的肩膀說：

「喂，校長，你看怎樣？」

他先是一陣沉默，然後對大家說：

「慢慢來，他還沒有來上課，好壞還不懂，希望大家不要着急。」

話雖是這麼說，可是他心裏明白，以後會有很多麻煩的。果然不錯，當巴審先生第一天走進他們的教室時，他就聽到了嗚嗚咽咽的傷倒彩聲。

三

巴審先生在大學唸書的時候，是研究化學的。他受聘到C中學來執教，本來是想教點英文。可是校長却因為缺乏數學教員的緣故，便把這一份職務推到他的身上來。當時，他曾再三推辭，他明知道自己是行不通的，但校長還是堅持己見，勸他不妨試試看。他說：

「學校的經濟情形你是知道的，如果再請一位好的數學教員，要花很多的錢。一來學校預算不起，二來現在要找一個高中的數學教師，很不容易，我希望你不要再推辭，這些數學科目，既然你以前有讀過，不妨試試看，我相信你可以擔任的。」

這樣，他只好勉強答應試試看。但這一份職務，使他在精神上蒙受了很大的痛苦。學生

對他的卑視與無禮，曾經重重地創傷了他的自尊心。好在，他是個很有忍耐性的人，要不然他是會因此而氣得發狂的。他從不對學生發脾氣，當他們在教室裏無禮取鬧的時候，他只是站在那兒，望着他們，嘴邊還掛着一絲微笑。這樣一來，那些取鬧的學生以為他不敢怎樣，便越鬧越起勁。其實巴甫先生的微笑是有兩種含義的，一種是對於他們這種無禮的蔑視，另一種則彷彿是在責備他們說：

「你看，你們多野蠻，難道你們不會爲這種目無尊長的舉動感到羞愧嗎！」

曾經很多次，他在黑板上解答題，算到一半時便難住了。這時他的背後馬上傳來一陣陣嘲笑聲：「你們看，他不會了！」「哼！什麼小，」「騙吃騙吃啦！」這些話語他雖然聽不懂，因為他們是用方言談笑，不過他能領悟他們的意思。但他不去理睬他們，裝着聽不見就是了。此刻他的思想只是在試題上鑽，希望能夠馬上尋求出答案來。像木雞似的呆望着黑板，忽然間他的視線模糊了，他的背部彷彿在發燙，他的腦袋好像幾千斤重一般，這是一種多可怕，多難堪的感覺呀！他在那兒站一秒鐘，就比在烈日下跑一點鐘還要難受。他沒有勇氣回過頭來，他知道在他的背後，那四五十雙的眼睛正瞪着他。怎麼辦呢？算不出來呀！終於他猛然地，不敢向他們望一眼地回轉身來，便連忙打開放在桌上的那本簿子，來查看答案。就在這時候，又有人提高了嗓子在叫：「喂，你們看，他偷看了！」「呀！丟臉啦！」

接着，是一陣陣刺耳的嗚嗚嗚的聲浪。

這些情形，級長看得很清楚。每一次，當同學們對巴霍先生發出怪叫和譏罵的時候，他都感到一陣不能容忍的難堪。他是同情巴霍先生的。因為做級長的緣故，他跟巴霍先生接近的機會比較多，所以也比較了解巴霍先生。在上課的時候，他倆雖是一本正經的師生，但是下了課，他們便是一對要好的朋友。他經常到巴霍先生的寓所去，因為那兒離他住的地方很近。記不清有多少白天和黑夜了，他們坐在那個小廳子裏，一起喝茶談天。巴霍先生曾經滔滔不絕地講述他學生時代的一些事情給他聽；要不然，就告訴他一些印度的風俗人情和社會現狀。他也不厭求詳地談及他對目前環境的一些感受，同時告訴巴霍先生他對未來社會的憧憬。

碰到假期的時候，巴霍先生常拿着毛巾和游泳褲的紙包，走到他的住所去，一邊敲着他的窗門，一邊喊道：「Schwimmen, Schwimmen!」然後，他們便一道到海邊去消磨一個愉快的下午。有時，巴霍先生還仗着他有一雙粗大的手腳，把他的頭壓到海底去喝水呢……。

四

同學們上巴霍先生的課的時候，一向是提著慣了的。他們看到巴霍先生素來不動聲色，

也就變本加厲了。這一天，巴審先生照樣地懷着一種不得不迎接嘲笑和卑視的難堪的情緒踏進了教室，嚴長的心情也跟往常一般，他正爲了巴審先生即將再遭到同學們的無禮對待而難過。

當巴審先生往黑板揮動他的粉筆時，嗚嗚嗚嗚個彩的聲浪又起了！有人在敲桌子，有人在拍着用單線紙製成的紙球，從這張桌子拍到那張桌子去。不知是誰偷了椅子的皮鞋，害得他找得團團轉，惹得同學們一陣哄堂大笑？忽然間，嘩的一聲，不懂是那個傢伙把一枝粉筆頭丟過巴審先生的頭，剛好打中黑板的邊沿。

這時，巴審先生猛然地回過頭來。他的臉忽然變得很陰沉。他的嘴唇在顫抖。多少日子來，壓在心頭的怒火燃燒起來了。他終於忍不住開口了：「請你們不要這樣，假如你們不歡迎我的話，我隨時可以走！但是不要用太無禮的態度對待我。你們是人，我也同樣是人，不要以爲你們不能忍受的事，我就能夠忍受。你們不是小孩子，你們應該會想才對……。」

雖然有些同學看了這番情景，都沒同情巴審先生，但那幾個經常搗蛋的傢伙，並不爲巴審先生的這番話所感動，他們還用種種粗野的方言把巴審先生嘲弄了一頓。

下課之後，等巴審先生走了，級長趁着同學們正在談論這件事的時候，向大家表示他的意見。他說：「……我希望你們不要用這種態度來對待巴審先生。假設你們也是一位教師的

話，學生們用這種野蠻的，無理的態度來對待你們，你們會有怎樣的感覺？……爲什麼大家要這樣胡鬧？是不是作爲現代的學生，就應該在教室裏這麼呱呱吵才算時髦？」

「坐在後邊的一個搗蛋鬼站起來插嘴道：『級長，我是反對巴雷先生不懂得教學，誤人子弟。』」

「請問，反對一位不懂得教學的級長，是不是用這種方式？我認爲抗議一切對學生有害的事情是應該的，不過要認清事態的輕重和應該採取的步驟。你們現在這樣無理取鬧，目無師長，有誰會認爲你們的做法是對的？……」

「那麼，級長，你認爲應該採取怎樣的步驟才對呢？」又一個同學站起來說。

「我認爲這是一件小事，爲了這件事情而破壞學校的秩序是絕不應該的。我們可以先將同學的意見告訴學校當局……」

教室裏一片寂靜，大家都集中精神在聽級長講話。同學們都知道他向來是不喜歡隨便開口的，一旦站起來發言的時候，他的話就能得到大家的重視。

散學後，有幾位同學圍着級長，又跟他談論起來：

「級長，我希望你能夠負起責任，趕快解決這件事。」

「老實說，明年我們就要會考了，像這樣下去實在是不行的。數學是一門主要的功課，

巴甫先生他自己都不會，怎麼來教我們？」

「他每一次都是拿着一本簿子把題解抄在黑板上，你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他就沒有辦法解答。」

「爲了本級同學的利益着想，我認爲數學先生是應該馬上換一位的。雖然，我們知道得很清楚，你跟巴甫先生的感情很好，但是……。」

級長拍拍他的肩膀，意思是叫他不必往下說。然後，用低沉的，帶着幾分難過的語氣告訴他們：

「請你們相信我，我是一級之長，我明白我自己的責任。」

五

怎麼辦呢？多爲難的事呀！他爲了這件事苦惱得失眠了。

打破巴甫先生的飯碗嘛？這怎麼對得起他？何況巴甫先生對他那麼好！

不罷？也不行呀！巴甫先生這樣的教學法的確是誤人子弟的？爲了同學的利益着想，他應該要放棄這個教職才行！

呵！難辦，難辦，多矛盾呀！要是不做級長，不就免得傷這番腦筋了嗎？

他老是這樣想。

六

第二天，級長還沒有把同學們的意見向學校當局投訴，校長已在數學課的時候，帶着一副冷冰冰的臉孔到班上來了。他早就知道這班同學對巴甫先生不滿，經常搗亂，以致影響學校的秩序。

首先，他對同學們的無禮取鬧和目無尊長，大大地痛斥了一頓。有幾位同學乘著這個難逢的機會，站起來指責巴甫先生的教學不得法，影響同學們的進步。校長就警告他們，說他知道得很清楚，這完全是他們這幾個傢伙在搗蛋！

然後，校長把視線移到級長的身上。這時他記起了巴甫先生曾經在他的面前讚揚過這位級長，說他做事認真，品行良好。所以校長便拍拍他的肩膀說：

「我倒要聽聽你的意見，你是本級的級長，希望你講話要不偏不倚。」

他終於站起來了，顯然地，他表現得很激動，巴甫先生此刻站在門房，慈祥地望着他，彷彿告訴他說：

「你跟我這樣要好，我相信，你一定不會使我難堪的……。」

另一方面，四五十位同學都投與級長信任的眼光，他們相信，級長是會代表他們，說出他們所要說的話。

就按照實情說出來吧！但他回頭一想，不行呀！以後怎麼去跟巴甫先生交代？他跟巴甫先生過去的交情，此刻又一幕一幕地浮現在腦際：他們，曾經在一起談天，在一起喝茶，在一起研究數學，還在一起遊玩過……。呵，他是一位善良的異族朋友，他是一位慈祥的老師……。

但是另一種思想又向他侵襲過來，他想起了他是一位級長，他應該以本級同學的利益為前提。當初，同學們熱烈推舉他出來做級長，那是因為他們認為他肯為同學們服務，能夠爭取同學們的利益。現在要是他感情用事，幫巴甫先生說話，那他怎麼對得起同學們呢？末了，他的心一橫，終於開口了：

「首先，我得承認，巴甫先生是一位好先生，同學們經常用粗野的態度來對待他，這是很不應該的。」

校長聽到了這樣的話，有點心花怒放，便對其餘的同學掃了一眼，好像責備他們說：

「是嗎，這完全是你們這般傢伙在搗鬼，人家級長都不說巴甫先生的壞話。」

同學們馬上在後頭議論紛紛，他們彷彿是在怪級長不應該這樣說。

至於巴甫先生，他的嘴邊掛着一絲微笑，以一種戰勝者的態度，站立在同學們面前。

「但是，」級長提高了嗓子說，這聲音，傳到了同學們的耳裏，就像是渴望着雨水的莊稼人，在苦旱的季節裏，聽到一聲雷鳴：「我們應該坦白指出，巴甫先生教學法不好，同學們對數學不能發生興趣，這也是事實。爲了本校同學的利益着想，我個人認爲，我們非常需要更換一位好的數學教師。」

級長還來不及坐下，班上便响起了一陣熱烈的鼓掌聲。

對於校長，這是太出乎意料的事，他只好把頭低下，在沉思着。

巴甫先生那棕色的嘴唇，此刻變得很蒼白，他把身子轉了過去，抬頭眺望着門外那風雨欲來的長空。

七

同學們對級長的頌揚，彌補不了他心靈上的創傷。他彷彿是作了一場惡夢，夢醒之後，他發了一身冷汗，老是感到不安。他知道巴甫先生此刻是難堪的。但是，他說過那些話，他心裏比巴甫先生更難受。

想了又想，他終於決定要去找巴甫先生，跟他談談。要不然，他會一連好幾晚都睡不着。

覺的。

當天晚上，時間已經過了十點，外邊還飄着連綿的雨絲，他拿了一把雨傘，跨出了門，就往巴審先生的寓所急促地走去。

來到了那一道籬笆外，他停下了腳步。這時巴審先生房裏的燈光還亮着。他看到巴審先生正伏在桌上寫字。誰知道他在寫些什麼呢？四下裏，除了漸漸的雨聲外，一切都是寂靜的。想起了他此刻就要去敲巴審先生的門，但巴審先生不懂會給他一個怎樣的臉色的時候，他的心，比那迎面刮來的冷風還要冷。

剛要移動他的腳步時，他發覺到巴審先生已經擱下了筆，站起來，伸了一個懶腰，然後整理一下桌上的文件，接着把燈火扭熄了。

他獨自站在籬笆外，被一面漆黑的夜色包圍着。他已經沒有勇氣去敲門，即使把門敲開來，他也不懂他的話應該從何說起。

黑暗中充滿着淒涼，沙沙的夜晚，更使他感到惆悵。

八

這一天，巴審先生來上課的時候，神色有點憔悴。他並不馬上翻開課本，沿着黑板來回

地駐了幾轉之後，他的嘴唇抖了幾抖，便對同學們說：

「今天是我担任你們的教學課的最後一天。校長已經接受了我的辭職，從明天起，就有一位新的教師來代替我的課。」

「我感到非常抱歉。因為這半年多來，我不能使你們的數學有所進步。作爲一個教員，我是很慚愧的。現在我要走了，當然我不願再提起我們過去的不愉快的事情。我也是個做過學生的人，我明白你們現在的心境。但是，時間對你們是有益的。再過十年或是八年以後，你們不妨自己來批評一下你們現在的這種行爲……。」

聽了這番話，最長感動到幾乎掉下眼淚來。但他極力地壓制着自己。有幾位同學，也感到一陣鼻酸，都潮濕了眼眶，便低着頭呆望着書本。就連那幾個搗蛋的傢伙，也不再囂張了。正當巴清先生即將離去的最後一課，他們好像多少也有幾分感動，覺得過去的所爲，的確是太過份了。

下課之後，好幾位同學把巴清先生圍住，這倒是巴清先生意料不到的。他們先是把那些搗蛋份子的無禮取鬧攻擊了一頓，意思是勸巴清先生不要走，但又開不了口，因為他們知道巴清先生教數學的確是不行的。當校長換班去的時候，他聽到巴清先生在說：

「你們不必爲我的未來擔心，我從那裏來，就會回到那裏去的！」

等到巴審先生見到校長擠進人羣中來的時候，他竟非常客氣而又熱情地跟他握手說：

「校長，我應該感謝你，這些日子來，你給予我很多的幫助！」

「巴審先生，爲什麼要這麼說呢？你會埋怨我嗎？」

「哦，不！你，你是對的，我不能怪你。」

一陣悲哀的氣氛，壓在每一位同學的心頭，好幾顆激動的心都陷入了沉默中。

九

巴審先生離開了學校之後，好像很忙碌，校長去找他兩次，他都不在家。

一天傍晚，當他在路口散步的時候，看到巴審先生行色匆匆地從對面經過。他先是一陣猶豫，然後放胆地走前幾步，正想跟他打個招呼，但巴審先生低着頭已經走遠了。他沒有追上去。在暮色蒼茫中，他依稀地望著巴審先生那一搖一擺的背影，在遠處漸漸地隱去。

轉眼一個月過去了。有一天下午，他從學校回來的時候，房東告訴他說，那位黑黑的印度先生來找他，留下了一張紙條。於是他連忙到房裏，在桌上拿起了一張用彎彎曲曲的英文草成的字條來看：

「我已經決定搭今天傍晚啓程的輪船，回到我自己的祖國去。請不要把過去的不愉快的

事記在心頭，忘了它吧！就當着沒有這回事好了。今後，我將帶着一份榮耀，在那遙遠的印度洋之濱，望着你在學業和事業上的遠大成就……。」

讀完了這張字條，他感到一陣空前的激動。他彷彿覺得他已經失去了一樣最心愛的東西，而這個遺憾彷彿是由於他的錯誤所鑄成的。他責備自己，他想痛哭一陣，但他知道一切都是徒然的。巴雷先生的走並不是他的三言兩語，便可以挽留的……。

十

在他那勞碌的生活中，只要有個機會涉足到這熱帶的海濱來，他就會懷着一份隱痛的心緒，望着那浩瀚的印度洋而懷念起他的巴雷先生來！

一九五七年寫於星洲

題 記

四年前，當我浪跡星洲時，我曾許下一個心願，要爲自己黯淡的前路，塗上一層鮮明的色彩。

但四年後的今天，在生活上遭受了幾次顛簸後，我從幻夢中甦醒過來，才知道自己依然走在一條窮途上。

這或許是我的無能。我一路來走得並不健壯。唯——可以告慰我自己的是，我雖然行旅在崎嶇蒼茫的途徑上，心中常有一日暮欲何之的感覺，但我並不氣餒。

此刻，眼前雖然沒有山明水秀的風光讓我瀏覽，身邊也沒有披肝瀝胆的旅伴陪我遠行，我自己也不敢想像明天的朝陽會爲我們帶來一幅怎樣的景象。但我心靈上有個長年不泯的憧憬在支撐着我，使我有足夠的勇氣繼續前行。

成功並沒有坦途。既然路是在荒蕪中被踐踏出來的，我希望自己能在暮色蒼茫的窮途中找到一條新路。

一九六一年七月於星

苗 秀 文 集

分 冊 陸 續 出 版

小 城 戀 【中 篇】

紅 霧 【短 篇】

亂 世 男 女 【長 篇】

新 加 坡 屋 頂 下 【再 版】

年 代 與 青 春 【再 版】

* 出 版 * 發 行 *

文 工 書 店

馬華文藝創作介紹

沙河岸上的戀歌

馬陽 著

(中 篇)

小 城 戀

雷秀 著

(中 篇)

窮 途

莊雁 著

牆 外 的 春 天

筆農 著

綠 色 的 籐 葉

宋雅 著

新書陸續推出，歡迎投稿

(總：37)

馬幣七角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小说集

穷途



电子书制作人： 陈政欣

E-mail:

tcsin48@hotmail.com

制作日期： 2012 年 09 月 18 日